

演唱作品丛书

两个队长

• 独幕话剧集 •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新
大
船
队

PDF

編者的話

今年春节，我省各剧种剧团，在中共广东省委的关怀下，組織了一次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演出活动；剧协广东分会在此期間也組織了一批剧作者下乡体验生活。在这次演出、創作活动中，剧作者和演員們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得到很大鼓舞，写出了一批反映当前农村生活、为农民服务的短小作品。这些作品，虽然还不十分完整，却充滿了强烈的时代感情。其中包括歌颂三面紅旗、表现今天的农村阶级斗争、思想斗争以及新人新事等各种题材的作品。剧作者們这种迅速反映现实，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創作，大大加强了戏剧工作的战斗力量。

現在我們从这批作品中，挑选出一些內容較好、形式較生动活泼的分別編成几个小冊子，送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以供各剧团、特別是在农村演出的輕騎队演唱。

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

一九六三年四月

目 次

两个队长	吉 克 学 需 原著 吳 青 而 邵 立 人 改編 (1) 林 馬 治 法
瑤河风波	集 体 創 作 (16) 郑 震 执 笔
云峰山上	张碧夫 (37)

两个队长

吉学霏原著

吳克 邵立人 改編
林青而 馬治法

時間：今天农村。

地点：某生产队办公室。

人物：刘鎮起——生产队队长。

刘二发——生产队副队长。

大快活——生产队記工員。

三 嬌——社員，人称“霸巷鸡脷”。

三 嬌：（念）想我三嬌为人，素来都知高知低，知上知下。你們大家都知道啦，我最恨吵架得罪人家。唉咗！真是呀！偏偏有人跟我安个花名叫做“霸巷鸡脷”。其实，我这人心直口快，吵完就沒事啦！不过，哪个想欺負我，就要吵遍天下。唉咗！时候不早，我快点回去看看两条猪吃饱了沒有。

〔下，与队长刘鎮起相遇。〕

三 嬌：队长，收工啦？

刘鎮起：是呀，三嬸。这么急上哪儿呀？

三 嬸：回去喂猪。（下）

刘鎮起：（念）我叫刘鎮起。人人都說我工作細致，其实我都是根据大多数社員意見办事。我們队里头有人还有些自私，多顧自己少顧集体。做队长的批評他两句，还說你命令主义。真是毫无顧忌！有时还大发脾气。好像三嬸这样的人虽然是少数，可也够你費事。做人的工作真不简单！搞妥了人，那么生产、团結、生活就会搞得好，大家都欢欢喜喜，就有劲头建設社会主义。现在春耕工作紧张，大家都忙，我抽時間去看看队的菜地。（下）

大快活：（在內唱着出）“龙女三娘，还重向我含……”

（念）我是生产队的記工員，記得清楚認真，所以大家都很喜欢。我为人无忧无虑，做完工作我最喜欢看戏。所以，个个都叫我“大快活”。其实我的真名叫做金喜。我今年才二十岁，还没有爱人，我媽为这不知几大火气。（向观众）什么？你介紹給我？不！不要！我这么大点年紀，就談恋爱未免有些儿戏！（看远方）什么？你两个东西又到处破坏啦！先抓住你！“快馬加鞭，把路赶呀……”（口念鑼鼓点“急急鋒”，下）

刘二发：（上）大快活！大快活！真是，怪不得人人都叫他“大快活”。（念）我名叫刘二发，由于輩分高，生得肥，所以人人都叫我做肥二伯。

我为人老实，生产又有计划。所以社员选了我做生产队的副队长。提起搞生产，我的确有办法。可我做事最怕得罪人，最好就是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，大家和和气气，嘻嘻哈哈。但是大家又批评我，说我是“西南二伯”。好！闲话少讲，大好时光要抓紧，等我安排好今年的生产计划。

大快活：（上）副队长，捉到贼啦！

刘二发：什么贼？现在还有人敢偷东西？贼在哪里？

大快活：（指场内）关在那边。*（男谁？男大的还是男小的）*

刘二发：哦！原来是两只猪。我说你是“大快活”，

真是“大快活”，明明是两只猪，为什么说成是贼呢？

大快活：就是这两只猪，偷偷摸摸的在村边菜地里吃菜，给它们吃了三分多地。你看，不是吃到肚子都快撑破了。

刘二发：好！又违反制度不把猪关好，还吃队里的菜，破坏了生产就应该按制度办事——罚款！

大快活：对！不罚不成了。制度是大家订的，人人都把猪放出来，那还得了！

刘二发：（细看猪）唉哟！这不是三婶的两个宝贝吗？

大快活：管它是哪个的，吃了队里的菜就得罚款。

刘二发：（犹豫起来）三婶那人很难搞哇。

大快活：三婶又怎么样？公事公办！

刘二发：大快活呀大快活！你真是“老虎头上钉虱子”

△你把它带上来我问中间它。

△是！（念数点、套着脚走下）

毆”哩！三嬸有名叫做“霸巷鸡毆”罵通街的，可不好惹！如果給她知道，不罵臭你祖宗十八代才怪呢。你真是自找苦吃……

三 嬸：（在里面破口大罵）哪个衰神手痒，偷了我的猪呀！我的猪得罪他啦！真該死呀！老虎不发威当病猫，以为我好欺負！够胆的就認了吧，哪个动过我的猪，手也烂呀！

刘二发：你看，大快活，她来了。（想走）

大快活：她来了，正好按制度罰款！

刘二发：（急忙）不！不！你說干部們都不在家——

〔話沒說完便跑进屋里，并連忙关了門。〕

大快活：（想拦住他，但沒拦住，急了）哎呀！还关起門。

二伯！二伯！……

刘二发：（在門內窃听，小声地）你千万不要講我在里面。

三 嬸：（上）大快活，看见我的猪嗎？

大快活：三嬸，你的猪——

三 嬸：（一眼看见場內的猪）呃！哪个沒阴功的，把我的猪关在这儿？（想进内赶猪）

大快活：（忙拦住）噯噯！三嬸！慢着慢着。这 就想赶回去啦？

三 嬸：（把眼一瞪）什么？你少管閑事！

大快活：怎么？我們队里的菜专门种来給你喂猪的？

三 嬸：大快活，你講話当心雷公劈呀！我的猪明

明在猪栏里的，怎么会去吃队里的菜？你走开！

大快活：哦！三嬸，这么說你的猪关得好好的，那这两只猪不是你的了。

三 嬸：嘎！你說！你說！猪为什么不是我的？

大快活：三嬸！这两只猪我是从村边菜地里赶回来的。

三 嬸：大快活！我有什么得罪你呀？你这样来整我？我丢了你的孩子下井嗎？

大快活：（笑起来）哈哈！三嬸，你真是老糊涂了，我連老婆还没娶呢！哪里来的孩子？

三 嬸：你走开！

大快活：不行，公事公办！

三 嬸：衰仔！你到底給不給？

大快活：給呀！

三 嬸：那快走开！

大快活：等队长回来了就給。

三 嬸：你这个衰仔，你阿媽都听我的話，叫我做表姑，你偏偏来跟我斗气！

大快活：我也叫你做表姑婆呀！（大声）表姑婆！

三 嬸：嘎！乖侄孙！那走开吧！

大快活：不行！

三 嬸：大快活，俗話說得好，“手指头拗入不拗出”，你就只眼开只眼閉算了吧，乖侄孙！

大快活：不行！

三 嬸：（火了）不行嗎？（打大快活的屁股）不行！不

行!

大快活: (大声) 呃, 呃! 三嬸呵——我的表姑婆呀! 放猪去吃了队里的菜还要发蛮呀!

刘二发: (在門内, 旁白) “使銅銀夾大声”, 还打人哩。

三 嬸: 小子, 你別那么大声呀!

大快活: (更大声) 三嬸怕人家听见啦! 她违反制度还不許人說呀!

三 嬸: 你別叫啦! 人家听见了都来看, 多不好哩!

大快活: 三嬸怕人看见她违反制度呀……

三 嬸: (见沒法, 便撒起野来, 順勢坐在地下, 呼天搶地的大叫) 大快活欺負人呀! 你們快来呀! 干部哩? 干部們都钻到哪儿去了?

大快活: 三嬸起来吧!

〔三嬸不理, 繼續鬧。大快活忙去打門。〕

大快活: (輕声) 副队长! 出来吧!

刘二发: (急躲向一边, 不应) ……

〔大快活左右为难。〕

三 嬸: (更大声) 大快活欺人欺到貼地, 你們也不管一管呀! 干部呀! 快来呀! 快来呀!

刘二发: (在門内, 旁白) 你看, 这个霸巷鸡乸, 問你怕不怕?

〔三嬸看见沒人理她, 一骨碌翻身站起来, 走到門前。〕

三 嬸: (打門) 干部呀! 你們出来主持公道呀! 快出来呀! 快来看大快活欺負人呀! ……

大快活：沒有人在里面，你拍門也是白拍。

三 嬸：沒有人還關着門？

大快活：關着一只大笨象。

刘二发：（在門內，旁白）这个死猴子，等一会我出来
炮制你！

三 嬸：（沒有反响，只好趁此下台，边說边走）好！好！

你小心点，我去找队长来，你就知死了！（下）

大快活：三嬸呀，快去快回，我等着哩！（回身）副
队长，出来吧！她走了。

刘二发：（在內）真的！？

大快活：真的，你出来吧！

刘二发：（开門，探出头来张望）真……真的走了嗎？

大快活：（笑）哈！哈！你究竟躲在哪儿？看你一鼻
子都是灰！

刘二发：还笑哩！都是你闖出来的祸！

大快活：什么我闖出来的？这不是大伙訂的制度
嗎？全体一致举手通过的！

刘二发：你呀！你还不了解訂制度的精神哩。制
度！制度！制度也要看看什么人呀。

大快活：三嬸她就违反了制度，該怎么办？

刘二发：她……她是个别的嘛。

大快活：二伯，你說吧，这个个别的該怎么办？

刘二发：我看……哦，这么办吧！把猪送回給她，
教育她几句，要她以后不要再违反制度就行
了。

大快活：这怎么行？头一炮就打不响，以后哪个还管制度？我們可不能拿公家的财产来做人情。

二伯，我的理論水平低，教育不了她，还是你自己去吧！

刘二发：还是你去的好。俗話說：“解鈴还是系鈴人”，何况我还有事呢……

大快活：（不快地）你呀！你淨充好人，正式是个“西南二伯父”*！

〔三嬸的叫声由远而近。

三 嬸：（內声）平时干部倒多，一有起事来就連个影子也找不着。大快活騎在人头上撒尿啦！你們也不来管教管教。干部呀！队长呀！快来啦！

刘二发：你看，又来了。（慌张地）大快活，她要赶猪回去就让她赶吧！经过这一回，她总会受到教育的。

大快活：她来了，二伯，你正好教育教育她！

刘二发：你說几句就行了，我还有要紧事呢！

〔大快活和刘二发推来推去，刘二发一閃身又躲进屋去了，

連忙关好門，側耳听着。（大快活把刘二发关在

〔三嬸声远去。

門外、油密急上）

刘鎮起：（上）大快活，够你招架的吧？你把猪关起来做得对，不抓着她的痛脚，就不好办。三分多菜地給糟踏得不像样啦！

大快活：队长，你去看过啦？

刘鎮起：看了。副队长不在？

大快活：（指門內）三嬸才出声，他就躲起来了，他还叫我把猪送回給三嬸哩。

刘鎮起：哦！三嬸訖了数啦？

大快活：訖数？差一点給她鬧到翻天了。

刘鎮起：那为什么就这样把猪送回去呢？

大快活：你問二伯吧！我叫他出来。（向屋里）副队长，出来吧。

刘二发：（在內，輕輕的）你說我不在家呀！

大快活：（大声）出来吧，队长回来了。

刘二发：（急）我不是說了嗎？說我不在家！

大快活：队长，你看他！

刘鎮起：（打門）二叔，出来吧，是我——鎮起呀，出来吧！

〔刘二发开門出。〕

大快活：你看，他躲到现在才出来，还叫人把猪送回去！

刘二发：（拉过刘鎮起）鎮起，不要光听他的。我們俩叔侄談談吧。三嬸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，搞不好，她会鬧到鸡飞狗走的呀！这样影响就很不好，传了出去，会有人说我們干部不会团结人。依我的想法嘛……倒不如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，一只眼开、一只眼閉就算了吧……

刘鎮起：如果以后大家都跟着她学，怎么办？

刘二发：乖侄，你举高手指头数一数，像三嬸这样的人有几个？

大快活：一个已經这么难搞了，还想几个——

〔刘二发瞪了大快活一眼。〕

刘鎮起：二叔，你这样做就真的省事了？最好把猪送回去，还給她賠不是，就可担保天下太平了？

刘二发：那倒用不着。

刘鎮起：二叔，就这样送回去，如果社員有意见，怎么办？

刘二发：有意见就解释一下吧！（停了停，秘密地）鎮起，有句話不知該說不該說，常言道：“宁愿得罪君子，莫要得罪小人。”我們当干部也不是当一世的呀！

刘鎮起：照你这么說，社員要我們还有什么用处？

刘二发：这……

刘鎮起：二叔，你这話就不对了。我們怎能拿生产队的财产去做人情呢？按你的說法，我們当干部的都給自己留条后路，都充好好先生，做“西南二伯父”，这能成嗎？二叔，我說，我宁肯給她罵三天三夜，也不愿替自己留一条这样的后路。

刘二发：队长！那就算我刚才沒有說吧。

大快活：明明說了，还說沒有說……

〔刘二发又瞪了大快活一眼。〕

刘二发：鎮起，你說像三嬸那样的人，你拿她有什么办法？

刘鎮起：試試看吧，她又不是一块石头。

〔传来三婶的罵声。〕

三 婶：（內声）大快活，你这个衰仔，你不把猪送回給我，你就不得好报……

大快活：队长，三婶来了！

〔刘鎮起和大快活耳語。〕

刘二发：（想走）鎮起，你对付她吧，我还有事。

〔三婶上，和刘二发碰个正着，她一把拉住他。〕

三 婶：二伯，我找你好久了，现在才看见你，好呀！你就替我主持公道！

刘二发：好，好，队长在这儿。（退）鎮起，你来主持吧。（欲走）

三 婶：（拉住刘二发）二伯呀，好心你就管管这件事吧。你看我給人欺負到連地都沒得站了。我那条肉猪，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我把它关在猪栏里，关得好好的。就是这个沒阴功的大快活，偏偏乱說我的猪走了出去，吃了队里的菜，还关在这里！我想赶回去，他还不給。二伯，你帮帮忙吧，让我赶猪回去！

刘二发：三婶，我还有事……鎮起，你办一办吧！

三 婶：二伯，你帮帮忙啦。

〔刘二发为难，不敢开声。〕

三 婶：（又想发蛮）总之不管你們哪一个，不把猪送回給我就不成！

〔刘鎮起不动，也不說話，大快活眼望天，刘二发左右为难。〕

三 婶：怎么啦？你們都哑了嗎？說話呀！

刘二发：（旁白）好，我看你鎮起有什么灵药，能治服这个“霸巷鸡乸”。

刘鎮起：哦！大快活，快給三嬸搬张凳来。

大快活：搬……好，搬凳！（口念鑼鼓点，搬凳出）三嬸你老人家想必腿也跑酸了，請坐，請坐。

三 嬸：誰用你請呀！（老实不客气的坐下）

刘鎮起：大快活，倒茶給三嬸。

大快活：得令！倒茶。（口念鑼鼓点，下）

三 嬸：（有点不知所措）队长，不用客气了，我坐坐就成了。

刘二发：（旁白）还說不怕她，倒茶賠不是了。

刘鎮起：三嬸，我不是客气，我們平常总是工作忙，难得有空拉拉家常，不能随时听听你老人家的意见，以便改进工作。对了，三嬸，你就對我們的工作提提意见吧！

三 嬸：好，好，很好嘛……

大快活：（倒茶出）三嬸飲茶啦。

刘鎮起：三嬸請飲茶！

〔三嬸飲茶。〕

刘鎮起：三嬸呀，今年我們队的备耕工作搞得好不好？

三 嬸：大伙儿都这样卖力，哪有不好的。

刘鎮起：对了，三嬸，我們的田間管理制度該不該訂呢？

三 嬸：（毫不犹豫）應該呀！

刘鎮起：三嬸这就明白事理了。請茶呀！

〔三嬸欲飲茶。

大快活：三嬸飲茶啦！

〔三嬸眼一瞪，把杯子放下。

刘鎮起：（自語地）咦？我們的管理制度是什么时候訂的？

大快活：是在十一月初四那天晚上。

刘鎮起：哦！我記起了，那天开大会，是全体参加的吧？三嬸你也参加了大会吧？

大快活：三嬸怎会不参加呀！三嬸是嗎？

三 嬸：誰让你來說！我沒嘴巴？

刘鎮起：三嬸，那制度当时是怎样通过的呢？

三 嬸：……………

大快活：是全体一致举手通过的。三嬸是嗎？

三 嬸：（意識到理亏）無論怎样說也好，我的猪是关得好好的。

刘鎮起：三嬸，你怎么說起糊涂話来呢？如果你的猪关得好好的，那怎么会跑去菜地里吃队里的菜呢？

三 嬸：那誰知道？它們自己有腿嘛。

〔刘鎮起、大快活和刘二发都笑起来。

刘鎮起：这么說，你承認你的猪吃了队里的菜了？

三嬸，我們訂这个制度也是为了搞好生产。生产搞得好，增产有保証，支援国家建設的物資丰富了，社員也增加收入。

大快活：那三嬸的日子就過得更舒服了！

三 嬸：對，給你氣了大半天還不夠舒服嗎？

劉鎮起：三嬸呀，你的氣也該消消了，夜校的語文課里，不是有一課說：“糞是莊稼寶，缺它長不好。豬是聚寶盆，遍身是財寶”嗎？關好豬欄，對積肥也有很大好處呀！三嬸，這次你可得起個帶頭作用才好，要不大家都把豬放出來吃菜，那就糟了。

三 嬸：那你說該怎麼辦？

劉鎮起：依我說要按制度辦事。（對劉二發）你說對嗎？
二叔。

劉二發：好……好。

大快活：按制度一只豬罰一元，两只豬罰二元。

三 嬸：（又瞪一眼）誰用你管。

〔大快活一笑。〕

三 嬸：啵！算我的侄哥本事大，你好說，我好聽，我服了你啦，隊長！

〔三嬸摸出錢來給鎮起，大快活沒看見。三嬸想進去趕豬。〕

大快活：（攔住）噯，三嬸，你說服了就算啦！錢呢？

三 嬸：（指劉鎮起手）你看看吧！侄孫。

劉鎮起：大快活，打個收條給三嬸。（把錢給大快活）

大快活：好，三嬸真好。（親熱地叫）表姑婆，你飲過杯茶吧！

劉二發：（嘆服地）唉！鎮起，俗語說得好：“惡人自有人來磨”，今次給你磨鈍了她啦！